

宋學士文集

三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芝園集卷第六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瀛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為典簿其為人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瀛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為屬瀛以索文者接踵于門雖諾之而未暇為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君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劉大突出軍中衆騁晤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譁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旛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投達為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嶺口提嶺要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便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略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晚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汗扶其起臥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寘刀孟上而擣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顙破血流被面乃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聞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寘孟中裂帛漬血累創成左右勿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美喜為之握筋食一杯幾盡食已而廖母後感疾思啖麥時麥未葉過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麥實三馳歸遺母

毋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携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懋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勤施善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鈔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生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貴物于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落爭端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種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龜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歎歲出糶有糶人來糶衣不掩腰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糶者過門府君取疏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譚我糶者咲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恠問其故府君曰彼厥有藟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慨舍館而食之藟氣發者相枕藉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指戒其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在入國朝蔚為名儒後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為圓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歲等道過府君時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封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

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於
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
一夫二適其孫四人紹緒紳 曾孫男二人 女一人府
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叅政
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
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
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
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
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
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到股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衰
耄華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
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奮秋九月母有
渴疾思生李食之會溺流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
以為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奮類耶奮之名尚傳於今而弗
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 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懿是
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懷子吟呻稽顙于庭顙彼
百神我命弗顧體內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俾求蔑大澤悲
啼欲啗意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微揚之邇遐
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况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
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
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出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甫

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東粵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縱有汚隆而其
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
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
家敦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窮窮
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
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爰無不均也情無不
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
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
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決仁孚和氣充物四海之廣
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
餘退而有言余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
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既毅端慈屹然如成人
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輒轉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
自責自厲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
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詆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
父盡孝父病在牀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
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慶憫諸甥輩
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
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
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游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侯斯
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
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
巖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欽容正坐不敢吐氣自
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
書數千言陳時政之與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
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武義軍兒官留武林
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
督者歎者彥貞憫其艱連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填門彥

貞續餘飯親携單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掘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盡散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真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之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嚙噬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于里時李膺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荷鑄而去事平遣帳前先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塋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旃冲素處士朝請卽即中晏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曹孫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段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卽疎通經而有文景官從仕卽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卽次堤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
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底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章
男孫十人棣棣幹樞模模格棠來杲柯文孫八人其二適嘉亨
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
人薰燿炎樵燮煥光燄廡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
若孫又皆從瀛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南京考貞之歿
歿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羣
行謁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矱於方來是猶可為
也於是我不敢讓姑徇漢箴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龐臻于太康異體同心情無不
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遠俗殊道德淪喪終臂借覆秦法
之涼肝膈充室形骸閉藏佩我痛嘆涕泗沾裳彼裴鄭君沉
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燭內教云飭外政復舊規重矩疊
遠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欲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於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蘇
丕員奚有吟封儻涕其庭煦如春陽決人肌髓薰為善良人
亦有言此為世坊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既明且剛
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宜意鍛翮竟歸真茫載者亡車渡者
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印印浦內湯湯緬懷德人何
日而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食大都督府事毛驥來謂瀛曰先公以正至辛丑正月朔日棄遺諸孤某月某日遂畢窆之禮迄今已十八春秋游象天寵之加貴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懼無以昭君賜而示子孫願為備書其故俾刻焉按狀公諱驥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負英氣多謀畧人但敬之土服之夏汝穎兵大起所在郡縣皆相挺為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劍出而救之一呼之間從者數方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健兒為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為師作堡鄣計聞大軍且至皆棄營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縣門款附上通見之令左右問曰爾為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人對曰縣民毛驥也上壯公所為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驥獨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與其計征討之事健兒聞公在莫府亦先後出降上取滁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無掌展昏厝以獨持帥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公護滁州倉乃帥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還陞為郎中當是時上之左右唯公及太師李韓公尤被簡任凡政令之敷布輝鉤之轉輸羽檄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定鼎馬分道世師日以獻捷聞後陞公為參議官戊戌冬上親征婺州公實權署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營度人情脗合文武無間言上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上臨其家坐榻上執手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計聞宸衷憫悼錫贈有加焉且詔參軍胡深選塋地於江寧虎頭山及靈車就塗上復躬御輪墨作文一通御鎮淮橋而祭慟良久

直至處所視其下棺始還公之子驥時備宿衛上念公弗置俾驥就儒師學親自訓督之命為飛熊衛管千戶轉振武羽林二衛驥感上恩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名以報國顯親為務會大兵征漢鄂定襄汧下吳興俱從征有功洪武元年上郊

帝位國號大明在連之臣皆驗勲進官權驥宣武將軍食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西河郡君大將軍徐魏公奉詔征中原而驥又從行直搗燕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賞陸驥遠將軍同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定封贈例司封據令更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事周氏封夫人公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母朱氏贈德人驥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洪人己而驥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滕州段士雄反驥帥師討之倭奴入寇於東沿海郡縣皆失軍驥會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入奏奉天殿上大悅曾未幾何驥復起奉國將軍余大都督府事加贈公食大都督府事階奉國將軍而明威公亦加昭勇將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洪人周氏劉氏皆夫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驥其長也次曰驥某階羽林衛千戶所鎮撫曰駒某階金吾左衛千戶所鎮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嫁宿衛舍人沈俊孫六人曰根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鎮住曰東平保曰實慶焉乎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爭未知鹿入誰手昧者往往失於所憑依而公獨能炳於幾先識真主於龍飛之初扶携臣服獻計宣勞以佐興王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乎神武四達方域內附

皇上崇德報功之心唯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勳無不分
茅昨土鉄券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蚤世不得展其才而
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驥之雄超群著奇勲出入危從上

帝心爵位之顯融贈師之便蕃尚方新而未艾也公雖歿亦
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歟毛公沉毅而雄運特終亂如聚
露公奮而興使民為兵執旗一呼從者如星我州我閭我保
郭之俾全其生寧顧我私 上天厭亂特命真人驅雷駕雲
廓清妖氛公聞曰噫天胡可違附鳳攀龍茲惟其時我志先
定敢徇輿情 上謂轅門楷首以迎 上嘉其忠寵眷日優
設笑折衝惟運籌羽檄星馳饋餉弗遺是馳驅以壯我
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沈沈達于四方無敵不降自參戎閭
逐冀中書拾級而陞漸見赫熹卉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姑
然河水疾之天若假年勞烈孰俾躬蟬朱紱豈不公侯命也
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有子慨懷出
入禁庭侍衛

帝傍勲名日崇馳輿日殷 天光臨輝輝輝輝輝逢者時
不朽者名名著實并登諸汗青莫堅匪石以礪以磨史官追
銘永鎮山河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志銘 有序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懼卧不能與召其甥方孝
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盍先朝窺無所憾弟毋氏貞行未及
顯白中心忤忤然類持杆春繁之者聞汝弟孝孺愛經于金
軍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為達其誠太史未必
不憫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目不
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 年進士
淦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歿
惟姑存秋髮亦續紛矣富科繇之與熊首籍是以魚肉之夫

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倪育事紡磚或至鵠
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
長子年甫踰七齡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
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人里有豪士欲乘其
孤登凌之貞婦感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
幹我之不暇顧反以相害耶苟進進不已誓直于官以懲彼
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
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
專終帥家人行喪朝夕莫失如儀學札君子不能過也訓飭
諸子從師問學東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為之授
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階下次第舉觴為
壽雅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
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薨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
門相謂曰是有貞婦能傲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
有是人耶相與恭頌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也
任可信諸孫若千人某某孫女若千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
及其某去矜孝聞父也子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
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銘
曰

童真觀音像贊 清江鎮會重刻

鴻雁真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
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金華何端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真觀音像乃五臺山
碑本以蓮葉為襦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
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
指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真于智者壽聖禪寺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為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
法不生七寶牀唯藉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著華身

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不見有二相若徒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却成見功德難思議佛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有序

浦陽於發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實力農務本耻於華言僞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威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染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大而食志確見疑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初迄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凜然不可犯儉人畏之為之歛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胸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頻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瞽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儔子麒出為汝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慈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儔生二子勉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痺痼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悖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較管攝之計未達庸非開敷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踴躍承命請奉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取家之禮質文之無至應物之務内外之齊飭薰蒸太

和之中壹園範圍之內卿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于碑而復徵瀟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式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五王持世之微推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嚴君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其浦江黃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砥礪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蓋可徵矣子覺本名閻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帑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 聖朝以孝治天下推異之典未必為子覺惜也

龍光下燭行當炳煥於山川之間矣瀟日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曰

易者同人合乳與離上舉于天火之赤熹類族辨物君子以之况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車幹斲斲群枝服雖少綱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稷取箕諄諄語絲披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已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滂陽之江其流瀰瀰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瞻惟有美王氏裔出紳綏佩厥先訓如銘易大合其族嗜義若始夙夜無嘗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造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毫倪同心一唱百隨親為範防微礼典詩

以匡忿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稽畚築以時消滴弗戒不翅漏
厄古雲孝弟致家之肥匪問古今驗君若竊維彼崇構肇自
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珪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
至無疑上慎構式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大史造銘
勒之豐碑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諱楚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
約之妻楚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清歸于楚然王氏愛妙
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真嶺山若千畝疏畦若
千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資所營毫
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妙清生二子俱發
世唯二女存長曰琇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崇妙清以無
嗣留瑩於左右延泰不華為贅婿生一子野仙妙清又篤愛
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已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約諸孫淵
以女善歸之妙清問言於楚曰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
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
所界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為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
父母舅姑而野先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於牖下亦
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為券書俾二宗
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
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毋先後捐館而中
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己巳秋九月九日楚之季
弟朴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
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瀛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
母三族妻二族父之族固為有同姓也母與妻之族則皆異
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產吾子者妻
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
母之考妣為外王父母妻之父毋為外舅姑女子之子為外

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為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
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為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
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况禮有常有變
卜同宗以為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
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
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瀛自幼與野仙為同門有相
得甚驩一旦挹杖踵門宗瀛為之記瀛曰不辭使鐫諸樂石
山田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遵禮家古人
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為蘇州某鎮巡檢云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
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颼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
蘇太史樓雲軒記記為本庵上士作其狀靈岩之景亦分明
如畫蒸渾為之頃消嗚呼曰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適發尚
忘其時之煥炎况親睹崑崙頃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
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
跋山栖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
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
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
咸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為上士說法未晚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芝園集卷第七

鄧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幸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鄧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怙人稱其賢明年仲容辟患疽流注肌數間一潰一與紫累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臥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憊怠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柑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柑授室生式子標堪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宥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鄧氏之家十葉聚食至大辛亥寄旌為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况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報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甚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彞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焉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孟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義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備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教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徵

量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郭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辦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賢嗜愛賞目為神章年垂弱冠編窮瀛洛闢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札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蒼納失里至郡招諭創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趣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迨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號舉賢才安人心點豪強除暴欽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難違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害一通懸於庫衛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總地聘前進士為師弟子負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九數百區學子繁籍者二千人兵浚號為最威始有詔民開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微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起科錄民益墾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為丁產為上中下三算等復折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役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役民便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竹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輪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輪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听即以開戶部戶部奏可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

食糈首告天夜聞空中聲響蜂蟻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咎辱小者論遣之不置案牘尤慎於庶徵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稟備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票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就指倉為券先生令民自糶斛卒歛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承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當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靈耗先生問其道遂言于朝獨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早隸往住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稽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遠以謀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無須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牛雞犬散放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廩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宏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溝石為神而時畜洩之魯橋寮林二脾歷歲久壞石澳河中舟道難之役神丁絕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著困辱糧大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中成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更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求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恐煩民泣禱於

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僇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札久亦化載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辦方譚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桎梏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順行愛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不苦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揚通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傍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常時十月固未嘗附大而驚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竹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棲草廬持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樞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定於縣東北深灣董施山之原禮也先王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筵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礼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實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為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掠買布帛給其用且

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醒來謝陽君不知者冒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厭絀絀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宛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重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餽陽令者以燂雁脩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之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書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漁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九年而其學浸微諱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說辯誇多闢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肖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正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儼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漁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繁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軍有翳皆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云云城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倚欵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克乾塞坤實字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翻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易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燠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類乃平更餘俾遂其生點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爾我胡弗

歸千百為群其來如雲操厥耒鋤以耜以耒我行其原萬桑
沃然俯瞰于隅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
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德太鉢薰蒸
郁紛輪困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天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
高淡如懸河我又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憐生順死安善人
珍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
中有墳千載之悲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稱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
高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
監十七年自金陵携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腹置寺
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
至稽亭壩發善慧大士神蹟創如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
達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城於龍丘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
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亦
馬二年實達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已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
戌也九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
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
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歷三年重加藻繪
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長胡貞及比丘宣政各
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群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
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
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旨作之
其七佛殿建於太安三年秋七月三辭脫門造於至正元年
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
復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
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
其徒永秀齊賢詣青羅山中徵文以為記瀟聞之西域之僧

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
相建置梵宇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善提達摩之末在
晉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
其理行貳人固兼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岐而二之禪
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為虛妄
互相訾謗去道逾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
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
顯明心性者乎執轅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
世岐而二之此瀟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
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
曰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
有異也嗚呼涕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瀟嘗過院中見二豫
章圓可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于門氣象森遠不問
知其為古招提別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求秀等又頗注意
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
授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蹶然而興起者
具官縣人宋濂記

毗盧寶藏閣碑

鳥揚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鎮有寺號為龍壽宋治平
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荆榛元泰定末有大道師千嚴
長公飛錫而來使若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
十載載北丘如海來補其處四象悅服如公在時十貳時中
常作思惟金口所宣十二分教受時之者發明自性此鳥可
闕乃與勤舊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
十鑑奉以為贊於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軌稠
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
二里所來道耦立各合掌次弟受經而傳過之縱橫錯綜
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禮佛而退海之興祀又復思

惟有經無閱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啓人敬心孜孜持曆偏走
民間欲聚鉢黍以成丘陵把弟德隣素樂真回盡心化導惟
日不足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
戴築戴營均齊合度無有傾侈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于
山造陶於原鍛鐵于冶綵綵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梓人曰陳
新氏亦絕葷肉率泣役

國朝洪武龍集丁巳陽月斯屆其日乙卯始真梁楹閱六十
旬乃訖厥功閣敞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絳綬飛甍尾衝
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
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持東西相嚮列以長龕橫布度格妥
至諸都率但覽藏毗奈邪藏阿毗曇藏其爲功德微妙難思
邦定因果窮究性相垂範四儀嚴制三業研真顯正嚴爲摧
邪無所不具無所不感有信札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
海潮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
說妙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加額
歎未曾有海授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續是聳求久不
壞我聞法藏總爲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計之凡六百億三萬
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
備形聲是名爲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爲經
積經以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爲心譬之於
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
手眼是名爲佛一有不具於相則華大慈悲父以一身中具
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手眼值到捧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
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
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
海中微塵刹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
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舉無外者
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余況止一千由此而

觀手眼同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不觀
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徧照十方欲藏于密初
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非狂則愚金華若士
逢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謂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打繞
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遐軌嚴飾日蓋勝黃金暨丹砂極
檀象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
衆手持刀劍具護法禦不祥苟一撼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
聲香類一一相奮軋如談若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
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剎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
閣之膠軌於一隅森列衆星比如如吃不動局以發群機其
於立法初寧不稍乖戾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爲動所
基非靜動矣寄動靜二俱浪始不爲覺轉來升斯閣者日見
衆寶函周遺逐心旋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胎胎涵萬象
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握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以
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
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爲相縛
故我今稽首作此法藏偈千佛爲證明同歸大悲海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更六釋互有不同唯重壽
本詳畧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
親無著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
爲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爲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
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耶能而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
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
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
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慈昭大德建中于民欲使感發自新一歸至化嘗

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群生為甚急演說言教雖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其舉揚心學最切乃詔天界禪師李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李潭與演福法師大璞現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卒曉因據貳十七疑而革蕭統分弟之陋仍推問答深意而究脉絡之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訂始入奏於華蓋殿

皇上覽而可之勅同新筴二經鍊梓流通李潭泐書俾瀛序其事瀛以昏耄為辭雙林佳持南翁凱公使來請之甚力乃為言曰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群迷出離苦輪中國聖人受天眷命為億兆生民

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剛經九五十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徒長老須菩提以至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大體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屢轉滋多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答人信解者為何如哉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樂刑政繁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於戲威哉灑幻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眾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况通其義趣者乎又况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感之利誠未易窺測也誦是經者宜思皇上之太德寧率焉以進道為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洪武十一年六月辛丑朔前某官金華宋漁謹序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離倫直踏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挿一莖茅設一淨食亦為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徧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夾必互說合小作飯依伏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後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愛其容止脩雅言辭溫簡出內典授之讀年十七難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沐公沐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右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沐遷住抗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彌大叢林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央心要知解且至漸息群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觀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土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遇者有知日關閣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冀除庶歲具床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濁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挾旬焉皆厭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為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為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為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度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者親相與行塔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官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昇報恩寺
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修矣願居雜選
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矣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
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為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
叩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
東家焉元卒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閭與寺皆鞠為茂
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已任持鉢行乞聚落中隨
其地達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為之易業於是施者
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提悉斲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
瑤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
疾如平時素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
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
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閣七日顏貌如生奉毗得舍利無
算其上首祖益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
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竹葉
介予學子方孝孺未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
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礙動而不離靜譬
如水與波為真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耶
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變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隨事
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於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
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為佛事憫諸求
法者經行山澤中悵悵無所依乃就古如藍汛掃得清淨床
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等無不皆現前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
畏非惟身安穩飢虛獲充實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
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闢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
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盡化為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興
復計未能暢本懷竟歸宗滅海四衆悲慟大法無繫故奉

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見當詞護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
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幸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叔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為作銘記名曰
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殯
也目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
碑版焜煌始威於唐宋之際及今爭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
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第
子件繫得悟出世之因未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灑不
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娶之蘭溪人文端毋楊淑貞
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住依金華寶石演法院
月公月公彌秋潭嘗主閭之臺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
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
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
鄧院智者住山丁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
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迭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
為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九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
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豔師之能
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
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
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是聞月江
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
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派
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正法旁及於
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訴公為最密風簷月牖語裊連不
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還寶石山中乙未徙部使者
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
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為鳴鼓而退戊戌冬

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已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

川深秀而法席上虛特

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為補葺一新

別業燕居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

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昕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

遠三千里致州使之命未聘亦不從抗之中空其請如南華

又加勸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

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

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著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

使者自武林九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听

者千人各挹深飲釀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為急時有

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者屢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

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及以歸者事下

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連而質焉事將白師

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

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暑

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以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

鵬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措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

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僧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

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

當世尤與師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寶珠聯纒纒絕

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

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

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云瀟瀟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

飽飲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裏誠懇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

施澤術鬻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

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

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為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莊南

屏道價益重歸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

意於人世矣惜哉瀟瀟與師交者頗久歸為序其盡靈語以傳

後書其事俾鐫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

曰

大辨之門縱攝群機棒喝交施應旋雲飛誰為之孫乃克肖

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一彈指間衝破

命關掌記集雲分席双徑出世西峯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

泉可軒麗以楊枝音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

亦未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眾驩

呼迎師往往旛華塞塗觀者如蟻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蠻

方冥一雷盡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實

幢之仆聞者心推翠竹黃花亦若茹茹衰實際如如衰則何有

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故樓母吳氏墓銘

子既銘先友樓君之墓樓君妻吳氏復卒其子仁與恕泣

而請曰先母極孝于姑姑年耄氣逾弱左右手不能用先母

夙興持櫛具以往請姑坐榻上親理髮施膏沐訖鞠躬揖而

退旦旦如之雖遇寒之折膠暑之流金不廢復聞宗老言爾

母之賢也胡可及也蘋蘩之薦無不蠲潔閭內之政無不雍

順與臺媼御之賤末嘗聞叱咤之聲相爾父治家不郵勞勩

時粥環到以佐饗賓之費彼知飾珠玉侈衾衣以相夸詡其

視婦道為何事世非無女婦也如爾母者幾何人仁等日夜

腐心恐斯言聞者鮮也蓋君登之於文乎敢以墓上銘為請

子曰吾母陳淑人其賢與爾母正類常思樹表墓道而一時

故老凋喪竟無從求文爾之情為可矜實與子同也因不敢

以荒陋為辭嗚呼爾母固賢矣使爾兄弟自言終涉乎曖松

今則出於宗老之口其有不誠者邪嗚呼爾母始得陰之正

德而無幽吝之氣者邪金之精者聲必宏以爾母之賢又何

惠不遠聞邪吳氏諱正字德貞義烏人吳樓世通昏嫺父四
母穎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享壽七十又九以洪武丁巳十貳
月二十五日卒其月二十九日合柩夫墓在縣之鄉西
山之原三千仁恕愿仁恕皆從子受經良儒也一女適將仕
郎鄱陽縣主簿方良玉孫一椿女二適吳榮丁宗元云銘曰
女位乎陰執乘平陽婦德惟系執亢乎剛苟不失厥常乃家
之慶十西山之岡是為賢母之藏後千百年慎毋變更

國史研銘

源為國史遂以官名硯勒銘于陰誕敷

帝制宣人文亦尤如虹燭輒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芝園集卷第七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芝園集卷第八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
鄆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
不食卒元兵破鄆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
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為
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
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
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
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澤沱河遂
陳前志文炳感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
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
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
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
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第文忠薦為高郵興
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切發地獲范希文
石記曰過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監使司判官
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
雷鐵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
堂德勝湖上君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廬訪食事起
之居二年爵爵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澍岳州華
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
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
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子綰脩元史時有司不
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為小傳